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三十一回 度向氏一門復孝 化鬱全五子邪心

話說向古三人得了聖僧度脫，不獨反逆為孝，心情便正大起來。出了寺門遇見許多婦女，老的、小的，丑的、俏的，那小的執扇遮面，這老的捧燭拈香，可憐那丑的無人顧視，獨嫌那俏的偏惹人觀。他三人便道：「是誰家沒禮義男子，放縱閨門婦女外游？有這等不知羞婦女，借口燒香，庵觀混雜。雖然是釋門，清淨慈悲，普度善男信女，只恐藏奸導欲，引惹市井無賴頑心。女菩薩有這善心，何不守婦道，不出閨門，在家堂焚香拜聖；何必瞞丈夫，信僧尼，入寺觀，出身露面，見像焚修！清白世家說無，恐有村鄉小戶，傳引偏多。」他三人正說，只見這些婦女中有兩個乃是向古弟兄妻小。妯娌二人，見了丈夫，便問道：「演化高僧在何處？」向古答道：「在殿上。為何你二人到此？」其妻答道：「昨見公公回家，回心轉意，說了一篇好言好語，都是這東度師父勸化他的。我想這僧人定是高賢聖眾，我們前怪公公請和尚來家，說我們不孝，故此把素齋內放了葷腥。誰知他不舉箸，天使給你們掀倒了。今日鄉村奶奶、大娘，傳說萬聖寺有高僧演化，故此我們來瞻拜燒香。」向古三人聽了，說道：「你為何不同婆婆來？這便還是你等不孝。」二婦道：「我們與婆說，反被她說了幾句沒好氣的言語。」三人道：「聖僧在殿上，你們既有村鄰伴來，我們且回家勸母，也來隨喜。」舅氏道：「你我方才講婦女不可出閨門，卻怎不叫二媳回家，任她們進寺，還要回家勸母來隨喜？」向古笑道：「二婦既回心信佛，已來寺內，且就她這好意。萬一高僧再有開度她們好言語，從前罪孽或可消除。我們回家勸母，他係老人家，便出了閨門，也無甚大過。」向古笑道：「千載難逢高僧聖道，只要我們父子們跟從出來，以免嫌疑。」三人回去，兩婦同著眾女人到了正殿，瞻拜聖像，便走到殿旁。見幾多男女，來來往往，觀看祖師師徒。二婦上前合掌深深拜倒，口內念佛，懺悔前愆。道副卻認得是向古家執棒打出屋來的二婦，便對尼總持說道：「化轉二婦之心，便是他一家之幸。」尼總持道：「這理真當，人家每每忤逆公姑，唆使不明的漢子。若是漢子賢孝，不聽長舌婦言，世間哪有說公道婆，背前面後搬是非，唆男子，還是個良婦。為丈夫的，只是一味不聽，把那偏心溺愛私情，做個光明正大道理。」道育在旁也說道：「人家三代五代積出富貴兒孫，都從此造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哪裡等三代五代之後，只說眼前，一門歡慶，災害不生，婦女產育無難，丈夫家道興隆，皆出於此。」祖師聽得，開眼說道：「徒弟言，太迫切了。」當下二婦只是磕頭，眾婦個個稱道好言語，起身出殿門而去。後有贊揚漢子莫聽長舌一篇道：

說長道短漢遮攔，枕邊耳內何時靜；
數公道婆罵小姑，吵鄰聒噪親姻聽。
敗家門，夫不幸，聽了是非亂了性。
多少不孝出此門，多少不義由斯逕。
聽了不辨惹官非，聽了果是生空病。
身家若是行得正，除卻忠言俱莫聽。

話說二婦聽了師徒言語，個個自思，悔己身不是。回家把這好言，你勸我，我勸你。就有鄰家媽媽娘子，說向嫂不當才悔公婆。這二婦省悟，便去孝敬晚婆。卻說這晚婆子，果然初嫁入門，見前妻子媳雖也賢順，只因些小拂意，當自想不守前夫之節，失身再醮鰥夫，百事含容忍耐，以圖過個平安日子。乃有心情強狠的，說我是母，我是婆便欺凌子媳；遇著那道理不明的，道他是晚，他是繼，不忿生嫌。後夫忘了前妻遺愛，只要後娶心歡，偏聽成隙，日長歲增，真乃家門不幸。賢的做了不賢，順的成了不順。婦人家水性積了些，無處解散悶氣，多少染了些沒來由的疾病災危。向家晚婆子正是這宗根因孽障，自揣不明，積忿成病。卻得向老聞知祖師東行普度，請齋解救這怪異，誰想子婦又不明，鬧吵這一番。費了師徒唇吻，化解得一家復舊歡好。這婆子見了向老，來說些好話，二子一舅又來問安，兩個媳婦雙雙悔過前非，都借著和尚的良言，聖僧的勸解。這婆子一時也悔過更新，心和意快，疾病安愈，梳洗起來，也去會兩個尼姑道婆，往寺裡懺罪保安。向老好生歡喜，忙備香燭幣帛，跟隨婆子到萬聖寺來。哪知向老平日一家父慈子孝，只因他既有子媳，又復續弦，除了這淫欲根因，便惹了那王陽輩陰中攪擾。他這輩怕聖僧東度，人人崇信正道，不得遂他迷亂人心，乃遇著事機暗生魔阻。卻說向老同著婆子入得寺來，她不便上前謁聖，乃叫尼姑引著婆子，近師前瞻拜。祖師知其為向老續娶，釀成這一種根因，乘她悔悟前來，乃說一偈道：

前節既失，後悍作禍。
自不忍心，於人何過。

婆子聽了偈語，哪裡知道？只是合掌望著祖師拜禮。同著尼姑道婆出得殿門，把偈語念與向老聽。向老卻明白說道：「高僧偈語，只要你忍耐免災，把你與二子、兩媳從前以後是非過惡俱消釋了。只照你初到我家看待子媳的心腸，便無氣無惱，那疾病也不生。」婆子滿口答應。向老一心歡喜到家，一門仍舊和好。卻說人生五體，有個「三屍」魔孽。這三屍不喜人鎮靜長遠，專一鼓弄人作孽為非，擊喪天真，所以修真悟道之家，屏卻三屍之魔。世間好事，他使的人不去做，便是那七情六欲，種種邪魔，都依附人心，弄得人七顛八倒，他才遂意。卻說王陽輩混跡世間，分門逐類，結構在那不明道理人心。這向家一戶，也都是他。今被聖僧點化了，他這些業障，計議道：「世間有正原無邪，有善原無惡，只因人心不古，已生出我等，既有我們，怎肯容他？這僧人一念要演化度脫人心，從了正道善行，必然福壽資生。我輩怎得容留，把世人愚弄？」這些業障，乃就乘著國度中寺院遠近，不明道理的愚夫愚婦，使作的那好貨財、私妻子，不顧父母養；使作的那博奕好飲酒，不聽父母訓；使作的好勇鬥狠、惹禍生非，連累父母傷；使作的那作惡犯法，把父母身體髮膚毀；使作的那違和遷怒，不把父母柔聲悅色待；使作的那為利為名、爭忿輕生，為父母憂。種種愚夫，不孝之罪滔天。還有一等愚婦，被他使作的偏愛子女、忘孝公姑；使作的妒夫納妾，老至無兒；使作的咒公詛姑，中饋不潔；使作的偷竊抹嘴、暗地藏葷；使作的在家不奉母儀，出嫁不聽婆教，般般惡孽。雖說是「三屍」鼓噪，總是這七情六欲吳厭輩附和。因向尚正父子婆媳復舊孝順歡好，一門興旺，六畜滋生。這種種男女，有聞知度化的，惡念不悔，反生譏諷；也有誤遭邪惑，一念省悟的，到寺超脫，望求釋前非。

祖師於靜室中，慧光普照，洞知這不齊情由，乃向尼總持道：「徒弟，汝為父母出家，不當完一身之孝。若能充此善行，普及一切眾生，同歸正道，功德無量。」尼總持領了師旨，乃向道副問道：「師兄，這善行如何充滿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可度化的，須要言說；不可言說的，須要法力。師弟自揣近來道心善行，積成法力何如？若尚淺，當仗佛祖慈心方便，贊成成果。」總持道：「我知師兄道力弘深，仰仗扶持。」

二人正說間，只見許多善男信女，到殿中瞻拜祖師，紛紛雜雜。一個老漢說道：「聞知師父度化向老官長，父子婆媳悖逆復孝，老漢卻也遇著這宗怪事。老漢夫妻兩口，生了五子二女，也無一個孝順。若是師父慈悲，救正他們，也似向家一般改悔，老漢夫婦定然厚備金帛酬謝。」總持答道：「老善人，世間凡事有因，譬如地中布種，種豆出豆，種瓜出瓜。你前輩祖父，恐有失了孝順的，後代定然生出孝不順子孫。」老漢答道：「先世無有這樣祖父，便是老漢也不敢誇口。」總持道：「為何不敢誇口？」老漢道：不是誇口，我老漢為子時，父母在堂，師父聽我說：

父母在，不遠遊，戲彩斑衣解憂愁。
飽食暖衣供早夕，下氣和顏聲更柔。
這孝敬，在心留，少有違拂獨自尤。
只願雙親心喜悅，福壽康寧到白頭。

老漢說了笑道：「師父莫怪老漢誇口，其實祖代傳來並無不孝的。」尼總持道：「世間怪事，多從積惡牛來。只恐老善人祖父積來過惡。」老漢道：「這也不敢欺瞞，我祖父——

都積善，不行惡，代代務本不逐末。
無有奸盜與邪業，寬厚居家常守約。
不趨勢利與炎涼，安分守己為生活。

老漢說罷，尼總持道：「據老善人說來，祖父都行善，無有過惡，宜子孫代代孝順。今五子二女無一個行孝，想是老善人溺愛不明，未得教子之方，縱放他的良心。你莫知他惡，這去難勸化。教訓已遲，其實在老善人，修省也無用。」老漢道：「師父，如今仰仗道力，與老漢做個功德，使他們悔過前非，也見佛法無邊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善功德力固可感化，將來只是轉變得你五子良心發見。我佛門不設怪誕，不行成令，順善心自然，成就菩提已耳。」道副聽得，乃對尼總持道：「師弟你答老漢之言，雖是一團至理，卻只是收拾已壞之人心，不得不行個激濁揚清之術。比如雷霆懲惡，天道無私；五刑禁奸，王法不赦。若只拘於我釋門慈悲方法，一聽其自化，只恐那幼失教訓，執惡堅意不回的，卻怎生覺悟他悔改？」尼總持聽了，哪裡有個主意！兩隻眼只看著老漢。老漢乃自袖中取出寶珠十數顆，奉尼總持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定是能教誨我子女轉心改意，有道法的。願以此珠奉獻。」尼總持見老漢手捧著寶珠，卻又把眼看那右廡，見第二位阿羅尊者合掌笑著，傍有琉璃舍利之光，乃生覺悟，便向老漢說道：「小僧們為生死出家，一切世法金珠寶貝俱以塵土視之，受此無用。老善人何不把這些寶珠分給你子女，世間父子分顏生出那違拂情狀，多係財帛愛多竟少。」祖師聽得總持說出這兩句，便睜眼看著那老漢，道了四句偈語說道：

種惠生愛，種施生因。
為失愛施，何不反惠？

祖師說偈畢，依舊閉目端坐。老漢哪裡知解？只求師父超脫他子女回心轉意。道副說道：「老善人，我師尊說偈之意，也叫你回家分佈些金寶與你子女，他自然孝順敬愛你。」老漢道：「實不瞞師父說，老漢莊田地土也不少，金銀財寶也略充，每每分給子女，反惹得他們怨懟，毫無遜順，每每干犯我老漢。」道育在旁聽得笑道：「老善人，此情易測，人心無有厭足，易起爭端，只恐你分佈不均，偏多偏少，得少便憎。若有教訓，知道理，安分受惠，方且感父母之遺愛。若是失教誨，不明理，爭多嫌少，便生起木均之怨恨。」老漢道：「我從來公平，哪有偏多偏少。師父總是你說得好，人心無厭足。又且少年失了教訓，他個個不明白道理，如今釀成了個忤逆的性情。欲要呈明官府，只恐王法不宥。他卻反說我老漢不慈。」道副說道：「老善人，你請回家，我小僧親來拜探你五位善人。」老漢大喜道：「老漢姓鬱名全，家住地方，就呼做鬱全村。師父若肯降臨，當齊相候。」老漢說罷回家。只見五子已有人說與他道：「你父在寺與僧人備細講你弟兄不孝事情，卻也一問一答，都有道理。」五子聽了，個個生嗔，說道：「我等有何不孝之事？與和尚家講甚道理？」他這五人，心胸都是那邪魅鼓弄，三屍魔倡，一個個忿恨起來，直奔到寺。只見殿上：

香煙雲繞，鐘鼓聲敲，聖像莊嚴，高坐蓮花寶座；僧人凜肅，分誦海會經文。傍列著一十八尊阿羅漢，位位金身；背坐著五十三參觀世音，活活菩薩。兩廡廓塑十殿閻羅，一山門排四金剛聖像。護法執杵降魔，彌勒開顏笑世。笑的是，忙忙愚俗墮紅塵；降的是，昧昧邪心沉苦海。

話說這五人忿恨，走到寺來，見無數善男信女，燒香禮懺，又見了許多佛像菩薩，心裡便有幾分敬畏。及至到得祖師前，見眾人瞻拜，只得也合掌敬禮。便向祖師前說道：「我等五人，即是鬱家老父之子。聞老父在師父這裡備細講說我等不是，不知有何不是？故此特來請問。」祖師閉目只是不答。尼總持便問道：「列位善人名號？」五人齊聲答應。卻是何名，下回自曉。